

世界名著百部

025

L o l i t a

洛丽塔



[美] 纳博科夫 / 著

伊犁人民出版社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7580811

I712.4

N0205

L o l i t a

洛丽塔



[美] 纳博科夫 / 著

黄丽萍 / 译



QA7100/00



伊犁人民出版社

758081



洛丽塔 [Lolita]

作 者:[美]纳博科夫

译 者:黄丽萍

出版者:伊犁人民出版社出版

印刷者:河南新乡印刷有限公司

880×1230mm 大 32 开本 6 印张 210 千字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425-0549-1/I.216

定 价:7.00 元

(本书若遇印刷、装订错误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上 卷

第 1 节

洛丽塔，我生命之光，我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

洛一丽一塔：舌尖向上，分三步，从上颚往下轻轻落在牙齿上。洛。丽。塔。

在早晨，她就是洛，普普通通的洛，穿一只袜子，身高四尺十寸。穿上宽松裤时，她是洛拉。在学校里她是多丽。

正式签名时她是多洛雷斯。可在我的怀里，她永远是洛丽塔。

在她之前还有过别人吗？有的，确实有的。事实上，可能从来也没有什么洛丽塔，要不是我在一个夏天曾爱上了一个女童。在海边一片王子的领地。在什么时候？就是那一年，洛丽塔还有多少年才降临世间，我的岁数就有多少。你放心，杀人犯总能写出一手妙文。

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第一件证物正是被六翼天使，那个误传的、简单的、羽翼高贵的六翼天使所嫉妒的。且看这段纠缠不清的痛苦心史吧。

第 2 节

1910 年我生于巴黎。父亲是一位文雅而平易的人，一个种族混杂物：瑞士籍，法国、奥地利混血，他血脉里还有少许多瑙河的水质。马上给各位传看几张颜色漂亮、光滑碧蓝的明信片。他在里维埃拉开了一家豪华饭店。他父亲和两位祖父分别做过葡萄酒、珠宝和丝绸生意。三十岁那年他娶了一位英国女子，登山家吉约姆·丹恩的女儿，又是两位多塞特牧师的孙女，这两位专开冷僻课目——分别是古土壤学和风奏琴。我那位非常上镜头的母亲死于一次意外事故（野

餐、雷击)，那时我三岁，因此，除却存留了黑暗过去里一小袋的温暖，在记忆的洞穴和幽谷中，她什么都不存在；倘若你能忍受得了我的文体（我是在监视下写作），我记忆中童年的太阳也已经下沉：你们当然都知道日光消逝后芬芳的余辉悬浮在茂盛的灌木丛周围，或突然地被漫步者闯入又踏过；山脚下，夏日的黄昏中，小虫也在那里飞舞；一种柔软的温暖，金色的小虫。

我母亲的姐姐，西贝尔，同我父亲的一个远亲结过婚，又被休弃了，就到我们这个近亲属家，当无薪酬家庭教师兼女管家。有人后来告诉我她一直爱着我父亲。他在一个雨天里，轻松地占了她的便宜，雨过天晴之后又把它忘得一干二净。我非常非常喜欢她，尽管她的某些规矩过于严格——严得要命。或许她想充分利用时机，把我培养成比我父亲更好的嫖夫；西贝尔姨妈有一双带粉红色晕圈的青色眼眸，蜡白的面色。她写诗，她对诗虔诚到了迷信地步。她说她知道我十六岁生日过后她就会死，竟果然应验了。她丈夫，一位香水旅行推销家，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美国，终算在那儿建立了一家公司而且置得了房地产。

我长成一个快乐、健康的孩子，在拥有图画书、柔净沙滩、桔树、友好的狗、海景和微笑面孔的明亮世界里长大了。在我周围，华丽的米拉娜饭店象一个私有宇宙旋转着，象一个粉白白的宇宙体嵌在更大的、在外围熠熠闪光的蓝宇宙中。从系围裙的擦锅工到穿法兰绒的权贵，人人喜欢我，人人宠我。

美国老太太象比萨斜塔似的倚在拐杖上看着我。付不起父亲帐的破了产的俄罗斯公主，给我买高档糖果。而他，我亲爱的小爸爸，则带我去划船、骑车，教我游泳、潜水和滑水，给我读《堂吉诃德》和《悲惨世界》，而我崇拜他，尊敬他，为他感到荣幸地偷听仆人谈论他的各类女友，那些美丽而好心的造物，她们没少利用我，又为我有幸丧母而喁喁说着情话，流着珍贵的眼泪。

我上了一所英国学校，离家九英里，我在那儿玩拍球和手球游戏，读书的分数甚佳，与同学和老师的关系都绝好。我能记得的十三岁以前（即第一次见到我的小阿娜贝尔之前）发生过的确切性行为是：一次在学校玫瑰园里同一个美国男孩讨论青年期异样问题，讨论是严

肃、有礼、并且纯粹理论性的，这孩子的母亲是一位当时很红的电影演员，连小男孩自己也很难在三维空间里见到她；还有我的机体方面在看到皮雄那部浩繁的《人性之美》书中的照片时，珍珠和阴影，柔软的分道，产生了有趣的反应；那书是我从饭店图书馆一堆大理石围着的《制图学》的书山下偷拿出来的。后来，父亲以喜悦又洒脱的态度教给我所有他认为我需要的性知识；这正是离 1923 年秋天送我去里昂一所公立中学之前（在那儿我们将呆三个冬季）；但请注意，那年夏天，他与 R 夫人及她的女儿去意大利旅行了；于是没有人听我诉苦，没有人给我指点。

第 3 节

阿娜贝尔，也象作者一样，是混血儿：但她的情形是一半英国，一半荷兰。今天，对她性格的记忆已远不如许多年前、认识洛丽塔之前那么清晰。视觉记忆分两种：一种是睁着眼睛，在你自己的大脑实验室里技术性地制造一个意象，（那时，我看见了阿娜贝尔，象一般词汇所描绘的：“蜂蜜样柔腻的肌肤”、“薄软的胳膊”、“褐色短发”、“长睫毛”、“大而漂亮的嘴”）；另一种是你闭着眼睛，在眼睑遮暗的内壁里，你忽然记忆起那个物体，完全是视觉复制出的一张可爱面孔，一个浑身披着自然光泽的小精灵（就是我所见洛丽塔的样子）。

因此容我控制一下自己，先严肃地描述阿娜贝尔，说她是一个比我大几个月的可爱的孩子。她的父母是我姨妈的好朋友，也象她一样保守枯燥。他们在离米拉娜饭店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幢别墅。秃顶、褐黄皮肤的利先生和肥胖、脂粉浓厚的利夫人。我是多么厌恶他们！最初，阿娜贝尔和我尽谈些周围的事。她不停捧起一手细沙，又让它们顺着手指流下去。我们调整思想的音调适应今天那些聪明的欧洲儿童，并且稳定住，我还怀疑是否应该分配一些个人天才到如下的兴趣上：我们对芸芸众生的世界的兴趣、对富有竞争性的网球的兴趣、对无限大的空间的兴趣、对唯我论的兴趣，等等。幼小动物的柔软和脆弱，引起我们同样强烈的痛苦。她想到某个受饥挨饿的亚洲国家去当

护士，我想当一名出类拔萃的间谍。

就在一刹那，我们疯狂地、笨拙地、毫无羞怯、痛苦难忍地相爱了；同时还是无望地，我必须补充说；因为相互占有的狂乱只有靠实际吸吮、融合彼此灵魂和肉体的每一分子，才能平息下来；但我们，甚至不能象贫民区的孩子那样很容易就找到作伴的机会。一天晚上，我们不顾一切地实现了在她家花园里幽会的企图以后（这是更后来的事），我们的秘密活动能只被允许在海滨浴场熙熙攘攘的地方、听力所不及而眼力所及范围之内。在软绵绵的沙地上，距离大人们几英尺远，整个早晨我们都仰卧在那儿，带着欲望的勃发，利用时间和空间任何一个天赐的良机互相触摸：她的手，半埋在沙里，也会慢慢地移向我，修长的褐色手指梦游般越来越近；然后，她乳白色发光的膝盖会开始一次小心翼翼的旅行；有时，别的小孩们建筑的堡垒，能完全掩藏我们摩挲彼此咸腥的嘴唇；这种不完整的接触把我们健康、却毫无经验的稚嫩身体驱向滚怒的状态，即使在冰凉的潮水中，我们仍然互相紧拉着手，不能解脱。

在成年浪游岁月里丢失的许多宝物中，有一张快照，我姨妈照的，照的是阿娜贝尔、她的父母和老成持重的跛脚绅士，库柏医生，围坐在路边咖啡馆的桌边；医生在同年夏天向我姨妈求过婚。阿娜贝尔照得不好，因为她正好在对一块巧克力冻专心致志时被拍了下来，她裸露、瘦削的肩膀和头发的分缝是能辨认出一切的（我记得的那张照片），阳光模糊了她那份沉迷的可爱；而我，离开其他人坐着，表现出一种戏剧性的凸出：一个阴郁、面露愠色的男孩，穿一件暗色运动衣和一条裁剪得体的白色短裤，双腿交叉，侧身而坐，眼观旁处。这张照片摄于那个毁灭性夏季的最后一天，而且正是我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做抗拒命运尝试的前几分钟。找了个很不充分的藉口（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实际上什么也无所谓），我们逃出咖啡馆，来到海滨，找到一处荒无人烟的沙地，那儿有一堆红石头垒成的洞穴，在它蓝紫色的阴影里，我们贪婪地抚爱了，唯一的见证是不知谁失落的一副太阳镜。

我跪着，正要占有我的爱，两个胡须髯髯的洗海澡人，大海的老父和他的兄弟走了过来，叫嚷着猥亵的鼓励话。四个月後，她在科学

死于伤寒。

第4节

我一次又一次翻看这些惨痛的记忆，不住自问，是否在那个遥远夏天的光辉中，我生命的罅隙就已经开始；或者对那孩子的过度欲望只是我与生俱来的奇癖的首次显示？当我努力分析自己的欲念、动机、行为和一切，我便沉湎于一种追溯往事的幻想，这种幻想变化多端，却培养了分析的天赋，并且在我对过去发狂的复杂期望中，引起每一条想象的道路分岔再分岔没有穷尽。但是，我相信了，就某种魔法和命运而言，洛丽塔是阿娜贝尔的继续。

我也知道阿娜贝尔的死引起的惊骇更顽固了那个梦魇般夏天的挫折，成为我整个冰冷的青春岁月里任何其它浪漫韵事的永恒障碍。我们的精神和肉体融合在至善至美的境界了，这种境界却非今天那些实际浅薄头脑标准化的年轻人所能理喻的。她死后许久，我仍感到她的思想在我的灵魂内浮动。我们认识以前很久，曾做过相同的梦。我们比较过彼此的日记。我们发现奇异的相似处。同年(1919)，都在六月，一只迷途的金丝雀飞进了她的房间，也飞进了我的，在遥遥相隔的两个国家里。噢，洛丽塔，你是如此地爱我！

关于我的“阿娜贝尔”时期结束，我隐匿了对我们第一次不成功尝试的记述。那天晚上，她骗过了家人恶意的监视。

在别墅后面一片神经质的、叶片柔舒的含羞草丛中，我们找到一个隐身高台，在一面断墙矮垣上。透过暗夜温柔的树木，我们能看见亮灯的窗户上斑驳的图案，那图案被感觉记忆的彩色墨汁重新唤起，现在浮现眼前，象纸牌一样——因为推测到我们的敌人正忙于打桥牌。她颤抖着，痉挛着，我吻着她张开的唇角和火烫的耳垂。一群星星在我们头顶、在细长的树叶剪影中闪着幽昧的光；那充满生命力的天空赤裸着，象她轻软薄罩裙下的身体。我在天空里看见她的脸，清晰异常，仿佛放射着它自身微弱的光焰。她的双腿，她美丽、健康的双腿，合得不很紧，当我的手放在它要寻觅的位置上时，一种梦幻般怪异的表情，半是愉快，半是痛苦，显现在两张孩子气的脸上。她坐

得比我高一点儿，每次她独自兴奋若狂便前来吻我，她的头梦幻般轻柔地、微微弯斜，那动作几乎是哀怨的，她裸露的膝盖紧夹住我的手腕，又松塌下去，她的颤栗的嘴扭曲了，象受了一种神秘药性的刺激，朝我的脸颊靠过来抽吸一口气。她上来便会企图用她干涩的唇摩挲我的，想摆脱那爱的痛楚，而后我的爱又会躲开，头发神经质地一甩，接着再幽幽地靠近，让我的唇寄满她微张的小嘴，我已准备把一切慷慨地交与她，我的心、我的喉、我的五脏六腑，我把我感情的宝杖交给她抓在她笨拙的掌中。

我想起了某种脂粉的芳香——我确信这是她从她母亲的西班牙仆人那儿偷来的——一种甘甜又清淡的麝香香味。和她身上的乳酪香混在一起，我的感觉突然间被充满了；附近灌木丛倏地传来一阵骚动才未使它们溢出去——我们立刻彼此分开，疼痛的心注意到可能是一只偷食的猫，这时从屋里传来她母亲呼唤她的声音，高昂的音符不断升高——库柏医生笨重地踱到花园里。但那片含羞草丛，——朦胧的星光、声响、情焰、甘露，以及痛楚都长驻我心头，那位拥有伸展在海边的四肢和火热舌头的小女孩儿，从此便令我魂牵梦萦——直到，二十四年以后，我将她化身在另一个人身上，破除了她的魔力。

第5节

我年轻的日子，当我回首时，象苍白的反覆出现的残片，一阵风似地都飞去了，就象火车旅客在清晨见到一阵废卫生纸的风雪跟在了望车尾后盘旋。就我和女人正常的关系而言，我是实际的、幽默的、轻快的。作为一个大学生，在伦敦和巴黎，雇佣女子对我足够了。我的学习过于琐细，非常紧张，尽管并不特别有成绩。最初，我计划象好多落魄才子那样，拿个精神病学的学位；但我比这还落魄；我被压抑过度，医生，一种特殊的疲惫出现了；于是我转向英语文学，这科里许多失败的诗人最后都成了穿苏格兰呢、抽烟袋的教师。巴黎适合我。我和流亡者大谈苏联电影。我和铀矿学家一起坐在“第二人像”里。我在偏僻的小报上发表歪歪扭扭的小品文。我还创作模仿他人风格的打油诗：

……冯·库尔普小姐

或许会扭转身，她的手在门上；我不会跟随她。也不跟随弗莱斯卡。

亦不跟那只鸟仔。

我的一篇题为“济慈致本杰明·贝利信中的普鲁斯特式主题”的论文，六位还是七位学者读了，都咯咯笑起来。我为一家著名出版公司完成了《英国诗歌的历史缩影》，然后着手为英美学生编写法国文学手册，这项工作占去我四十岁至四十九岁之间的全部时间——我被捕时，最后一卷就即将出版了。

我找到一份职业——在奥托伊给一个成人班教英语。而后一所男校聘用我两个冬天。偶尔，我也利用一下我在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医生中的泛泛之交，让他们陪着去访问各类单位，比如孤儿院和改良学校；那里，快进入青春发育期的女孩子，面色苍白、睫毛乌暗，被人端详却不受伤害，令我想起了那个梦赐的女孩。

现在我想介绍这样一种观点。在九岁和十四岁年龄限内的一些处女，能对一些着了魔的游历者，尽管比他们小两倍甚或好几倍，显示出她们真实的本性，不是人性的，而是山林女神般的（也就是说，鬼性的）；而这些被选中的小生命，我想命名她们为“性感少女”。

显然我是用时间概念代替了空间概念。实际上，我是想让读者把“九岁”和“十四岁”看作界限——如镜的沙滩和玫瑰色的岩石——一个到处出没着我的性感少女们的幽灵的魔岛界限，那海岛就镶嵌在一片雾气腾腾的汪洋之中。在这个年龄限内的女孩子是否都是性感少女呢？当然不是。否则我们这些熟谙此道者，我们这些孤独的过客，我们这些癖色贪花之人，岂不早就癫狂了。漂亮并不是标准；而粗俗，至少就一个特定的阶层而言，并不一定损害什么神秘的特性：惹人发狂的优雅，难以捉摸的、诡诈的、灵魂分裂的、阴险的诱惑力，这些都是使性感少女有别于她们同代人的特性，那些同代人比之即将出现的时间的虚渺岛屿——洛丽塔，还有与她相似的女孩儿在上边嬉耍——来说，更无比依赖于此时存在的空间世界。在相同年龄限度内，真正性感少女的数量，大大低于那些暂时只显平淡的、或只是好看的、或“娇小可爱的”、甚或是“甜美迷人”、平常的、直率的、

无拘无束的、皮肤冰冷的、有人味的小女孩，鼓着小肚子，梳着小辫子，成年以后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出落成美人（看看那些蠢笨的矮胖女人，穿着黑色长统袜，戴着白草帽，让人比喻为幕布上令人眩目的星星）。拿一群女学生或女童子军的照片给一位严肃正经的男子，并让他推选一张最漂亮的，他不一定要挑其中的性感少女。你必须是一个艺术家，一个狂人，一个无限忧郁的造物，你的欲望是冒着热毒的气泡，你诡谲的坚毅里有一股超肉欲的火焰永远通红，为了立刻辨认出，通过难以形容的特征——轮廓象猫一样的脸颊，柔软的四肢，还有其它一些使温柔的眼泪感到失望和羞愧的标志，我不能罗列下去——在所有孩子中辨认出那个销魂夺魄的小鬼人精；她未被他们发现，自己对自己神奇的力量也一无所知。

另外，由于时间的观念在事物中起着非常奇妙的作用，学生们理当不觉惊奇地懂得，男人和少女之间应该有一条年龄断沟，我说，无论如何不能少于十年，一般是三十年或四十年，在一些特别情况下甚至多达九十个年，这样能使后者属于性感少女之列。这是一个焦点调节的问题，是内在眼睛能颤栗着超越特定距离的问题。当我是孩子她也是孩子，阿娜贝尔对于我并不是性感少女；我是她的对手，本身就是个小牧神，在一座同样着魔的时间岛上；但是今天，1952年的九月，二十九年闪过去了，我想我可以在她身上辨认出我这一辈子最早命定的精灵。我们带着不成熟的爱彼此相爱，表现得粗暴，这种凶暴如果是成人，往往能毁灭她们的生活。我是一个健壮的少年活了下来；但毒素却在伤口，伤口永远裂着，不久我发现，在一种允许二十五岁的男子向十六岁而不能是十二岁少女求婚的文明里，我成熟了。

毫无疑问，那会儿我在欧洲时期的成年生活是双重的，很可怕，确实。公开处，我和许多生着南瓜形或梨形乳房的风尘女子有所谓正常关系；暗地里，我对每个过路的性感少女的顽固欲望又把我搞得憔悴不堪，我象一个法律禁止的懦夫，对她们不敢接近。我能使用的女性，只是缓解的工具。我几乎要相信，我从自然的性行为中获得的感受，完全等同于正常的伟男子与他们正常的伟伴侣在撼动世界的诸调节奏中相结合的感觉。问题是那些绅士未能、而我却捕捉到了一种无比痛切的畅快。我依稀朦胧遭受玷污之梦境也比生命力最旺盛的天才

作家或最有天赋的阳萎人所能想象出的苟合之事要璀璨一千倍。我世界分裂了。我了解了不是一种而是两种性别，却无一属于我；两者都被解剖学家称为雌性。但对于我，透过我的感觉三棱镜，“它们迥然如烟雾之于船桅”。所有这一切，我现在能用科学解释了。在我二十岁和三十出头的年龄，我还不能这么清楚地懂得我的痛苦。一方面我的身体明白它寻求什么，另一方面我的大脑却拒绝身体的每一项请求。一时间我感到羞怯、恐惧，还有盲目的乐观。禁忌勒束着我。精神分析学家用伪解放论和伪性本能讨好我。对于我，仅有的几个能引起情爱兴奋的对象就是阿娜贝尔的姐姐、她的女仆——一个女童仆，这个事实有时想起来，就象精神失常的前兆；其它时候，我则告诫自己，这不过完全是态度的问题，被女孩子弄得神魂颠倒实在并没什么错误。让我提醒我的读者，在英格兰，1933年通过了“青少年法案”以后，“少女”被定义为“八岁以上十四岁以下的女童”（之后，十四岁以上十七岁以下，法律的定义是“青年”）。而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任性孩子”，机械地说，是在“七至十七岁之间”（另外，他们习惯上总是和歹徒或淫棍为伍）。休·布劳顿，詹姆斯一世的时期一位能言善辩的作家，已经证明了雷哈布十岁上就当上了娼妓。这一切都很有意思，我敢说你看见我已经口沫横飞了；但没有，我没有；我只是让快乐的思想跳入一只小杯中。这里还有好些图画。这是维吉尔·他能使性感少女用一种声调唱歌，也很可能更喜欢一个小伙子的腹膜。这是阿肯那顿王和奈费尔提蒂王后两个未到婚龄的尼罗河女儿（这对皇家姐妹养了一窝六岁小狗），赤裸的玉体上除却一串串亮闪闪的念珠项练便别无它物，三千年过去了，仍悠然端倚在褥垫上，那褐色的柔软娇体，剪短的秀发和乌黑的媚眼都依然精美无损。这幅是几位十岁的新娘被迫坐在木柴上，那是古代学业宫殿里刚劲象牙的象征。青春期以前的婚配和同居在东印度某些地区仍是常事。雷布查人八十岁老头可以和八岁女孩交媾，并无人怪罪。但丁疯狂地爱上了他的贝雅特里奇时，她只有九岁，璀璨的少女时期，这是在1274年的佛罗伦萨，在明媚的五月里一次私人宴会上，她化了妆，珠光宝气，可爱极了，穿一件深红色裙袍。当彼特拉克疯狂地爱上了他的劳琳时，她也不过是个十二岁金发耀眼的性感少女，在风中、在花粉和

尘埃中奔跑着，是飞舞的一只花朵，象画中描绘的，从沃克吕兹山区飞到了那片美丽的平原。

还是让我们正经而文明一点吧。亨伯特·亨伯特极力想作好人。实际上，他真地这样做了。他完全尊敬普通的孩子们的纯真和弱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即使没多大危险，他也不会妨害这些孩子的天真无邪。但是，当他从那天真的一群中，寻觅出了一个小妖精，他的心便怎样狂跳了，“魅人而狡猾的女孩”，恍惚的眼睛，鲜亮的嘴唇，如果你只表现出你在凝视她，就得在狱中呆上十年。生活就这样继续下去了。亨伯特是那样精于和夏娃作爱，但他渴求的却是夜妖。乳房生长的幼芽期由于青春发育所带来的身体变化而提早出现了(10.7岁)。而紧接着成熟的就是变色阴毛的第一次出现(11.2岁)。

我的小杯里盛满了狂乱的意念。

一次翻船。一个环状珊瑚岛。单独和一位落水旅客浑身颤抖的孩子在一起。亲爱的，这只是个游戏！当我坐在公园硬梆梆的长凳上，假装陶醉在一本颤抖的书中，我幻想的冒险是多么妙不可言。围在安静的学者身边，性感少女们自由地嬉玩，仿佛他是一个亲熟的塑像或是一株古树的影辉。一次，一个精致的小美人，穿着格子呢裙，在一阵笑闹中将全副武装笨重的双足放在长凳上靠近我，又斜伸出她柔软、赤裸的双臂系紧她早冰鞋的带子，我便在阳光中融化了，我的书成了一种掩饰，她的红褐色卷发垂落在她瘦削的膝上，我享受到的叶影在她明媚的肢体上摇曳、消逝，我的脸颊在她的身边幽明不定了。另一次，一个红头发的女学生在地铁车上靠着我，我瞥见到她腋窝下泄露的一小片赤褐色存留在我的血液里几个星期不褪。我能列出一长串这种一厢情愿的小浪漫。有些在地狱浓郁的香气中消散了。比如，我偶然在阳台上看见街对面一扇亮灯的窗户里有个性感少女正在镜前脱衣。如此形影相吊，如此销魂，这景色生出了一种勾心摄魄的诱惑力，促使我全速跑向我孤独的尤物。然而突然，糟糕得很，我崇拜的那副美好的裸体投入了台灯下一双男人赤裸的臂膀，他穿着内衣裤，读着报纸，靠在敞开的窗边，沉浸在炎热、潮湿、绝望的夏夜里。

跳绳。跳房子。那位穿黑衣的老妇人，坐在长凳上我的身边，坐在我快乐的拷问台上(一个性感少女正在我脚下摸找一块丢失的大理

石子)，问我是不是肚子疼，这个傲慢无礼的女巫。啊，走开吧，让我独自呆在我春情勃动的公园里，呆在我生满青苔的花圃中。让她们永远在我身边嬉耍吧，永远不要长大。

第6节

一个想法：我经常想这些性感少女长大后会变成什么样？在这个因果交错的锻铁世界里，我偷取来她们悄悄的悸动能等毫不影响她们的未来吗？我已经占有了她——而她永远不知道。这样也行。但未来的某一时候能不被发现吗？无论怎样，难道我没有因为在我自己的享乐女神中卷入了她的形象而毁坏了她的命运吗？噢，它过去是，而且仍然是，那个可怖疑虑的根源。

然而，我还是知道了那些可爱、痴迷、胳膊柔嫩的性感少女长大后终究会是什么样。记得在一个阴郁的春天的午后，我曾沿着临近马德林的一条人群熙攘的小街漫步。一个瘦小苗条女孩儿穿着高跟鞋，轻快但急匆匆从我身边擦过；在同一的时刻，我们都回过头，她停下了，我向她搭讪。她犹豫地走至我的胸前，长着一张法国女孩子常有的带酒窝的圆脸，我喜欢她长长的睫毛和珍珠色紧身衣裙，裹着她年轻的身体，这些我仍然记得——那就是性感少女的回音：兴奋的震颤，欲望激扬——某种同她轻快的小屁股职业性的扭动相混合的孩子气。我问她价钱，她以悠扬的银铃般嗓音（一只小鸟，真是一只小鸟！）准确而迅速答道：“一百。”我还想讨讨价，但她看见了我低垂的眼中孤独、忧戚的渴望，只盯在她浑圆的脑门和象征性的帽子上（一条缎带，一束花）；她睫毛一眨：“算了，”她说，象是就要走。很可能仅在三年前，我还见她从学校往家走！这想法把事情定妥了。她领我走上通常是陡峭的楼梯，还有向来为某位可能并不介意撞上其他先生的先生清场的铃声，凄惨地爬到那间鄙陋的屋子，只有床铺和坐浴盆。向来如此，她马上要一件小礼物，我也按规矩问她芳名（莫尼卡）和劳龄（十八）。我对街头妓女这一套向来熟知。她们都说“十八”——一声整齐的鸟叫，是最后的一个数字，也是充满渴望的欺骗，她们每天得公布十遍，这些可怜的小生命。但就莫尼卡而言，她

反而替自己的年龄添加了一二岁，这毫无疑问。

这是我从她小巧、干净、尚未成熟的身体上许多细微处推断出的。她脱下衣服，出其不意的快，部分身体用脏兮兮的薄窗帘裹着，带着完全象婴儿似的快乐站在那儿聆听楼下暮雾笼罩的院子里一位手风琴师的音乐。我看了看她的小手，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她污黑的指甲上，她天真地皱着眉头说“是的，这太不好了。”然后跑向洗漱盆，但我说我并不在意，根本不在意。

她褐色的头发剪得很短，灰色的眼睛充盈着光泽，皮肤苍白，看上去非常迷人。她的屁股不比蹲坐的男孩大；事实上，我毫不迟疑地说（这确实正是为什么我要充满感激地留恋记忆中和莫尼卡在一起的这间薄纱惨淡的房间的缘故），在我曾经使用过的大约八十个妓女中，唯有她给了我无限快乐的痛苦。“他是机灵鬼，发明了这玩艺。”她温煦地评论道，然后用同样快的速度钻回她的衣服里。

我恳求那晚稍晚时再来一次，更复杂的功课，她说九点钟在咖啡店拐角处见我，并发誓她从来没失约过。我们又回到那间屋子，我不禁说道她是多么漂亮，对此她故作端庄地答道：

“你的话非常可亲。”而后，她也注意到我正注视着镜子中我们的小伊甸园——咬紧牙关的爱意，狰狞的笑容，扭曲了我的嘴角——顺从的小莫尼卡（噢，她完全成了个性感少女！）想知道她是不是应该在我们睡觉前抹去她的唇膏，以备我想吻她。

当然我会的。我纵情恣意，跟她在一起比以前任何女郎都尽兴，那一晚长睫毛的莫尼卡给我的最后一幅幻影，唤起了一种欢乐的精神，使我很难把它和我耻辱的、污秽而沉默的爱情生活中任何事件联系在一起。当她踱入那场四月之夜的毛毛细雨中，她看上去无比欢欣，怀着我赏她的五十法郎小费，让亨伯特·亨伯特跟在她窈窕的身影后。在一扇陈列橱窗前她停下脚步，兴致勃勃地叫道：“我要买玻璃丝长袜！”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那种巴黎孩子发出“长袜”的口型，读出来，带着渴望，把那个“a”音变成一个活泼的喷腔“o”，象是“长沃”。

第二天午后两点十五分，我又和她在我的房间约会，但不如以前那么成功，一夜之间，她好象少了许多青春，多了妇人气。我从她身

上传染了冷漠，这使我没再布置第四次作业；中断这次感情系列并让它在失望中渐渐消失，我也并不遗憾，它荡人心魄的狂念几欲使我受累不堪。就这样，让她还是那个光润灵透、温柔娴雅的莫尼卡吧，就象她曾经有过一分钟或两分钟的样子：一个负罪的性感少女透过实在的妓女，晶莹闪光。

同她短暂的关系，启发了我一连串的意念，熟悉内情的读者一定明白。在一个明艳的日子，一本黄色杂志上的广告引我到一位名叫米尔·埃迪特的办公室，她一上来就拿给我一本脏乎乎的影册，让我从里面颇为标致的照片中挑出一个性投意合的灵魂（“看看我这褐发美人！”）。我把影册推到一边，把罪恶的要求说出来以后，她的样子象是要告诉我们在哪儿了；然而，等问完我打算出多少钱以后，她屈尊介绍我去找能管这件事的人。第二天，来了位患气喘病的妇人，打扮俗劣，絮絮叨叨，满口臭蒜味，操着很象普罗旺斯地区口音，十分滑稽，发紫的唇上还有一撮黑胡，领我去显然是她自己的家里；突发似地吻了吻她凸起干皱的胖手指尖，为了炫耀她的货是艳如玫瑰情窦初开，她演戏似地拉开一块帘布，露出房间的一部分，我断定是一个挤将的大家庭平常睡觉的地方。现在那儿空荡荡的，只有一个肥妞，面露病黄色，令人恶心，至少十五岁了，粗黑的辫子用红绳系着，她坐在一张椅子上，敷衍地抚弄着一个秃头洋娃娃。我摇摇头，刚想闪身避开这个圈套，那女人，还在急切地说着什么，就动手脱去年轻女巨怪躯干上肮脏的毛织紧身内衣；而后，看出我要走，她立刻索要她的钱。屋角的门开了，两个刚刚从厨房吃过饭的男人也参加了这场争吵。他们都有些畸形，光着脖子，黑黝黝的，其中一人还戴副墨镜。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刚学走路的罗圈腿小脏娃儿躲在他们身后。这蛮横的鸨儿，态度极为无孔，指着那个戴眼镜的男人，说他曾经在警察局干过，就是他，所以我最好听话，这真是恶梦的逻辑。我走向玛丽——那是她主演的芳名——她已把她的笨屁股挪到了餐桌前的板凳上，又继续喝她刚才喝了半截的汤，刚学走路的小孩拣起了那个洋娃娃。一种油然而生的怜悯，戏剧性地演出了一个极愚蠢的动作，我不偏不倚朝她手里塞了一张支票。她转手把这馈赠缴给了那位前侦探，我于是痛苦地离去了。

第7节

我不知道鸭儿的影册是否又是幸运的雏菊花环上的一环；但不久，为了我自己的安全，我决定结婚。有规律的生活，自家烧出的菜香，婚姻的全部协约，能预防疾病的床第间活动方式以及，谁知道呢，一些道德价值或精神代替品的最终成熟，我想，即使不能涤除我可耻的危险欲望，至少也许能帮我将它们控制在平和状态。父亲死后，给我名下留的一笔钱，加上我的引人注目、即使有几分野蛮也还漂亮的面孔，能准许我镇定自若地着手我的探寻。经过相当深思熟虑，我的选择落在位波兰医生的女儿身上：这个好人正巧给我治疗晕眩症和心跳过速。我们下棋；他的女儿从她的画架后面朝我张望，又把向我借来的眼睛和肘放进她立体派艺术家的那堆垃圾里，那会儿画完的是少女，而不是紫丁香和小羊羔。让我再平静地重复一遍：

除去我的不幸，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英俊出众的男性；稳健，高大，柔软的黑发，有一种抑郁但格外诱人的风度。特别的男子气质在病症上则表现出某种阴郁、充血、他必须要隐匿的某些情状。我的情况就是这样。我非常知道，啊，我能轻而易举地获得我选中的所有成年女性；实际上，我几乎养成了不过意留心妇人的习惯，以免她们飘飘然、满面通红地坐到我冰冷的腿上。如果我是个普通的法国人，对华而不实的女人有鉴赏力的话，我就能在众多如痴如醉的美人中，很容易找出比瓦莱里亚更有媚力的生命体。但是，驱使我做出选择的是深思熟虑了谁是令人怜悯的牵累，而我对此发现得太晚了。所有这一切都将证明可怜的亨伯特在性问题上总是多么不幸和愚蠢。

第8节

尽管我告诉自己我只是寻求一张给人安慰的面容，一名光荣的热衷家务者，一副生命力旺盛的阴部，而瓦莱里亚真正吸引我的却是她模仿小女孩的才能。她模仿并不因为她推测出了我的隐私；那就是她